

# NSC 89-2411-H-343-005 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計畫名稱：天臺哲學的詮釋與再詮釋

### 從《十不二門指要鈔》看天臺學之詮釋與傳承

計畫主持人：南華哲研所尤惠貞副教授

現代學者對於天台學的研究，似乎存有非常極端不同的看法，有主張天台智者大師所開創之天台宗思想為深富哲學思辯與實踐觀行之偉大工作，同時亦認為由於湛然與知禮之善紹，於是具體地開展了天台性具圓教；亦有反覆論述與辨析天台與華嚴二宗之思想要義與特質，而最終則以華嚴之直由一念靈知以頓悟己心即佛心為直截與通透；然亦有些學者認為天台思想的特色在於緣起實相論，而唐宋的天台學幾乎不具備天台智者所強調之即空即假即中之辯證張力，而是以「具」為天台思想的特色，因此不但天台思想有了轉向，同時也導致天台思想把握之紛歧與宋代山家、山外之論爭，並由之主張「回歸智者」。

若順著現代學者之諸多研究成果以觀，有重視智者所闡發之天台哲學的特質之掌握者；有強調應「回歸智者」者；有批判湛然與知禮之詮釋乃是天台哲學之轉向者；亦有主張湛然與知禮乃是依理開展而承續了天台哲學之精神者。這其間關聯著是否有些學者之疏解與詮釋為誤解或不諦當？詮釋天台學之根本基點為何？又天台學現代詮釋之開展的可能性為何？此等諸多問題實為筆者所以研究「天臺學的詮釋與再詮釋」之原初動機。有關此議題，主要依循下列幾方面加以探討：

一、詮釋天臺學相關問題之核心與研究範圍：1.詮釋學的背景；2.解讀與詮釋之間 反省與批判所以可能之基礎；3.從詮釋學觀點談天臺學之傳衍與相關問題。二、天台學詮釋的基點與再詮釋的開展：1.隋智顛所開創之天台學的具體內容；2.唐、宋天台祖師對於智者大師之詮釋；3.現代學者有關天台學之研究與批判。三、天臺智者「判釋教相」所蘊涵的哲學詮釋：1.智者大師及其開創天台教觀之傳承；2.法華玄義、圓頓止觀以及天台教觀；3.判教理論

之提出與解行並重之倡導。四、荊溪湛然倡言性具思想之背景及其影響：1. 湛然對於智者天台教觀之疏解與詮釋；2. 「理具」、「事造」與天台宗風之中興；3. 「性具」、「性起」與湛然之精簡別圓。五、四明知禮之天臺學詮釋與山家、山外之爭：1. 知禮之紹述智者與湛然；2. 從性具思想到性惡思想；3. 從「當體即是」看天台圓教與華嚴別教。六、明清以降天臺教學之詮釋與發展：1. 無盡傳燈對於性惡法門之詮釋；2. 蕩益智旭融通性相之天臺教學詮釋；3. 民國以來天臺學之詮釋特色與發展。七、現代學者對於天台學之詮釋與批判：1. 天台哲學底「創造性的詮釋」；2. 天臺、華嚴判教理路與華嚴性起與天台性具之辨析；3. 「性具實相論」與「緣起中道實相論」之詮釋預設與發展。八、結論：詮釋之基點與詮釋開展之可能性的闡明：1. 天台智顛對於佛教經論的詮釋與闡發；2. 唐、宋天台學之詮釋特質與作用；3. 現代學者有關天臺學之再詮釋的思維進路及其影響。

基于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相關之議題，其中有關天臺智者所開創之天臺學以及其「判釋教相」所蘊涵的哲學詮釋，拙作《天臺性具圓教之研究》與《天臺哲學與佛教實踐》以及 中國大乘佛教經論思想之傳衍與天台教觀之開展以般若系經論為主要考察範圍（NSC-87-2411-H343-003）等許多篇幅已作了相關的探討與研究，希冀藉由此基礎對於天臺學之建構與詮釋特質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與理解。至於拙文《天臺學之傳衍與開展——從智顛之圓頓教觀到湛然之性具圓教》（NSC88-2411-H-343-001）主要的關懷點在於探討隋代智顛所開創之天臺宗思想（所謂「圓頓教觀」），傳至唐代之荊溪湛然之間之發展與演變：此一論文主要是憑藉天臺智顛與荊溪湛然的著述，扣緊「性具」一詞，依「語源學」與「詮釋學」的進路，探討性具思想所以形成之可能根據（如智者大師所建構之圓頓教觀）與演變（如荊溪湛然所開展之性具圓教），亦即以「性具」一詞之出現與此一思想之發展作為探討之核心，並由之以論述天臺哲學之傳衍與開展。其目的在於針對後世所以以「性具圓教」或「性具思想」稱呼天臺宗之義理，探討其究竟是順承自智者大師所建構之天臺教

觀，抑或是源自荊溪湛然之強解。

順承上述諸書及論文之所論述，天臺學的詮釋與再詮 從《十不二門指要鈔》看天臺學的詮釋與傳承 則是進一步探討天學發展至宋代知禮，天臺學之詮釋情形與當時關懷之重要議題。本論文主要乃依據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十四中之「十不二門」以及知禮之《十不二門指要鈔》以考察知禮對於智者與湛然之理解與詮釋，並由之以具體說明知禮有關天臺學的進一步詮釋與開展情形；同時亦反省相對於知禮之詮釋而由之引生出來之山家、山外之爭等諸問題。根據知禮之同門師兄遵式所作之《指要鈔序》的說明<sup>1</sup>，可以得知知禮所以作《十不二門指要鈔》實有其思想背景與義理發展之必要性；同時亦是探究宋代有關天臺學諸多不同詮釋的重要依據。此種見解亦可于《重刻四明十義書序》中得到印證，其文有云：「昔者慈光恩師兼講華嚴，不深本教，濫用他宗，輒定一念為真，從是今宗境觀大壞亂矣。遂使圓談法性錯為直顯心性，而廢《光明玄》之廣本也。……當今之時，苟欲曉天台荊溪之宗教，必須依憑四明指南；欲解四明之文，先當精《十義》、《指要》兩訓。不精於斯，今宗觀道，明者不也。」

2

陳英善于《從湛然「十不二門」論天台思想之發展演變》一文中曾表示：「由於《十不二門》以凸顯一念理具三千為主，因此成為宋山家山外論爭的焦點，尤其『一念』為理為事（或真心或妄心）的爭議，在山家山外有關《十不二門》的注疏中有相當精彩豐富的論述，而被視為雜山外派的仁岳針對山家山外之爭而提出即事顯理的一念心性看法，亦有其獨到之處。從後代對《十不二門》相當豐富的注疏中，吾人可看出湛然《十不二門》所扮演之重要性，不僅顯示《法華玄義》之妙義，同時也是結合《法華玄義》、《摩訶止觀》教觀之重要論著，此也無怪乎在宋代時那麼多天台宗精英們投入對此論著的研究，但也成為宋代天台宗論爭癥結之所在。」<sup>3</sup>此充分地顯示湛然對於「十不二門」之詮釋，作為理解天臺學及其發展之重要性，然其認為湛然之《十不二門》肩負了

<sup>1</sup> 遵式之《指要鈔序》有云：「釋籤十不二門者，今昔講流以為一難文也。或多註釋各陳異端，熟不自謂握靈蛇之珠，揮彌天之筆，豈思夫一家教觀？殊不知其啟發之所，公覽之再歎，豈但釋文未允奈何，委亂大綱，山隕角崩，良用悲痛。將欲正舉捨我其誰？遂而正析斯文，旁援顯據，綽有餘刃，兼整大途，教門權實，今時同昧者於茲判矣，別理隨緣其類。觀道所託，連代共迷者，於茲見矣，《指要鈔》所以其立也。」見《大正藏》46，705上。

<sup>2</sup> 見《大正藏》46，831上-下。

<sup>3</sup> 陳英善著，《天台性具思想》，頁34，台北：東大，1997。

導致宋代山家、山外之爭的責任，則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又有關山家、山外之爭等不同詮釋的問題，若順著慧嶽法師在《知禮傳承妄心觀之特色》一文中所表示：「湛然大師之《法華玄義釋籤》中的「十不二門」段，文簡而難讀難解，故在宋代初期，為之註釋者不少。其中有源清大師著《法華十妙不二門示珠指》二卷，宗昱大師著《註法華本十不二門》一卷。觀其內容，卻發現違反傳統教觀之大義，因為源清、宗昱兩位大師是承山外派之思想濃厚，且滲有華嚴及禪宗之真心觀念為依據。故知禮大師檢尋之後，慨嘆不已！故在《指要鈔》劈頭：『或示（珠指）或註云云，而事理未明，解行無託，荊溪妙解，翻隱於時，天台圓宗罔益於物，爰於因講次對彼釋之，命為《指要鈔》焉。』知禮大師認為源、昱二師的著作，如果被流傳於世，則會失去智者大師為利益眾生的本懷，故不得不為闡明天台宗義的發揚，另更為後代勿陷於誤謬而著《指要鈔》的理由在於斯。」<sup>4</sup>則明顯可以看出慧嶽法師認為山外諸師對於「十不二門」之諸詮釋所以悖離天臺根本特質，實與荊溪湛然的著作難解有密切的關係；然而誠或因難解故有諸家之注疏，然疏解是否為確解或諸解之間有差距，則應回歸諸注疏家之解讀與理解作深入之探討，而非歸咎於原作者。

牟先生于《佛性與般若》有關天臺教理部分，明白表示欲了解天臺宗之教觀，必扣緊智者大師、荊溪湛然與知禮之著作，方有較具體的掌握，然牟先生亦在疏解知禮的一些文獻中，指出知禮有時亦不免太簡、或不甚諦當，不過大體上亦不違背智者與荊溪之意。<sup>5</sup>依牟宗三先生對於天臺學之詮釋與批判，知禮大體上可稱善紹智者與湛然之思想，唯有些分疏與詮釋稍顯繁複迂曲。順此，本論文除了探討知禮何以強調妄心觀與性具思想，藉此以對顯山外真心觀之觀解態度與詮釋進路；同時對於知禮以性具思想與「當體即是」來凸顯天台一念三千、法性即無明之圓即義亦有所論述，這其中當然關聯著辯山家圓義之根本，以及山外相對詮解之具體說明。另外，從荊溪湛然之強調性具思想以至於知禮之特別重視性惡思想，其間之關聯與發展情形亦有所探討與闡明。

---

<sup>4</sup> 參見慧嶽著，《知禮》，頁 65，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參考資料

隋、智顛，《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三三，編號一七一六。

，《妙法蓮華經文句》，《大正藏》三四，編號一七一八。

，《觀音玄義》，《大正藏》三四，編號一七二六。

，《維摩經玄義》，隋、智顛撰，《大正藏》三八，編號一七七七。

，《金光明經玄義》，《大正藏》三九，編號一七八三。

，《金光明經文句》，《大正藏》三九，編號一七八五。

，《摩訶止觀》，《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一。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五。

，《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六。

，《六妙法門》，《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七。

，《四念處》，《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八。

，《觀心論》，《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二〇。

，《法界次第初門》，《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二五。

，《四教義》，《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二九。

唐·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大正藏》三三，編號一七一七。

，《法華文句記》，《大正藏》三四，編號一七一九。

，《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二。

，《止觀義例》，《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三。

，《止觀大意》，《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一四。

，《始終心要》，唐、湛然，《大正藏》四六，頁四七三。

，《十不二門》，《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二七。

，《金剛錍》，《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三二。

新羅、元曉撰，《法華宗要》，《大正藏》三四，編號一七二五。

---

<sup>5</sup> 參看《佛性與般若》下冊，第三章：「十不二門指要鈔」之精簡。

- 宋、知禮，《觀音玄義記》，《大正藏》三四，編號一七二七。
- ，《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大正藏》三九，編號一七八四。
- ，《金光明經文句記》，《大正藏》三九，編號一七八六。
- ，《十不二門指要鈔》，《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二八。
- ，《四明十義書》，《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三六。
- 宋、宗曉編，《四明尊者教行錄》，《大正藏》四六，編號一九三七。
-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 吳汝鈞，天台宗的判教理論．天台宗的真理觀，《諦觀》：八二，一 - 四四，1993。
- 《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1994。
-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 天臺三大部所反映智者大師的心靈哲學，《中華佛學學報》第十期，三一 - 四四，1997。
- 王志遠，《宋初天台佛學窺豹》，北京：中國建設出版社，1989。
- 曾其海，《天台佛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 陳英善，《天臺性具思想》，臺北：東大出版社，1997。
- 賴賢宗，吳汝鈞《天臺佛學與早期中觀》所論的中觀學及佛性取向的詮釋，《東吳哲學學報》第三期，臺北：東吳大學出版，1998。
- 謝大寧，《儒家圖教底再詮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
- 釋慧嶽編著，《天臺教學史》，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89。
- ，《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8。
- ，《法華玄義釋籤》，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90。
- -，《知禮》，台北：東大，1995。
- 田村芳朗著，釋慧嶽譯，《天臺思想》，臺北：華宇出版社，1998。
- 宇井怕壽著，李世傑譯，《中國佛教史》，臺北：協志出版社，1970。
- 安藤俊雄著，釋演培譯，《天臺性具思想論》，臺北：慧日講堂出版，1967。
- 安藤俊雄著，蘇榮焜譯，《天臺學 根本思想及其開展》，臺北：慧炬出版社

1998。

許宗興，天台與華嚴圓教意涵之解析，收錄于《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專輯》，頁 27~47，華梵大學出版，1999。

Hans-Rudolf Kantor，智顛天台思想中的存有學和解脫學的關係（*The Association of Ontology and Soteriology in Zhiyi's Tiantai-thinking*），收錄于《第十一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專輯》，頁 191~203，華梵大學出版，1999。